

【奇山 著】

潮
烟

人

家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潮烟人家

CHAO YAN REN JIA

■ 奇山 /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C
H
A
O
Y
A
N
R
E
N
J
I
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潮烟人家 / 奇山著. —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213-02672-0

I. 潮... II. 奇... III. 散文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78706号



周游工作室策划

潮烟人家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

作 者 奇山

封面设计 葛悠芳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
制 版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

(杭州学院路168号)

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(杭州桐庐瑶琳镇)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4.2万

印 数 1-6000

版 次 2003年9月第1版

200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3-02672-0

定 价 1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H
A
O

Y
A
N

R
E
N

J
I
A

● 第一篇 渔村风情 /1

从同年同月生说起 /2

车网人 /7

七月十五放海灯 /12

船的眼睛 /16

鱼·庙·人 /20

鱼丸·鱼糍面 /25

杂说船家禁忌 /28

大海漂来的文化 /33

皇城沙滩三月三 /38

渔船旧话 /42

女人的巴掌男人的篙 /47

网箱人家 /51

栲的故事 /55

● 第二篇 渔趣拾零 /61

捞海蜃的魔头鬼 /62

扞网情 /67

荡蟹 /71

蛤的命运 /74

礁石上的美味 /78

跳鱼的悲哀 /82

CONTENTS



海上钓虾 / 85

泥螺夜拾 / 89

蛭与钩蛭人 / 93

蟹趣 / 97

蟹瓮·蟹笼·蟹网 / 100

海钓 / 104

九月九望潮吃脚手 / 108

闲话黄鱼 / 111

出了一次海 / 115

● 第三篇 渔家轶事 / 119

闸门边的外公 / 120

带鱼头轶事 / 125

鲨的杀手 / 131

敞开的情怀 / 136

表妹 / 145

菜花与她的情人 / 151

青子 / 158

阿亭与两个姑娘 / 164

一个海边的她 / 176

晒鱼鲞的阿婶 / 1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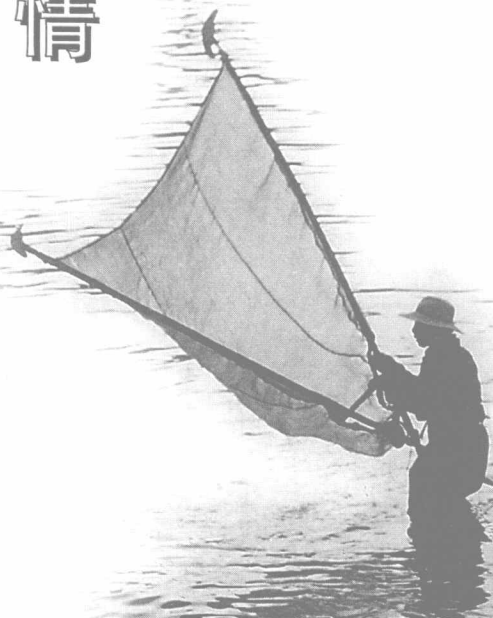
● 尾声 / 202

● 后记 / 208

第一篇

渔
村
风
情

Y
U
C
U
N
F
E
N
G
Q
I
N
G



／ 从同年同月生说起 ／

生活中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：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”以此来表白情人或者朋友之间那种超凡的情谊。历史上也有过为求得同死，而演绎出的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同年同月生的事是自己无法控制的，就是父母也无法做到，况且做爱的最终自然目的是为了物种的延续。但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做爱并不是为了生儿育女，现代人更是如此，这多少与自然目的有些相悖。但这种异化也有它本质上的原因：人活的寿命长了，成活率成倍增加，要是人类还死抱着那原始性的目的，地球恐怕也会承受不起。事实上新的生命大多是在父母的不经意中产生，何时出世为人的权利不由自己掌管，而对于死，只要自己铁了心，作一次不懈的努力还是可以做到的，历史上也有先例可觅。

不过，当你走进这里的渔村，稍加留意就会发现，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群中，同年同月生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特别是几个人口较多的渔村，仔细排摸一下，还可以排摸出同年同月同日里出生的男女。

那个年月，渔民在出海前讲究的东西不少。年长一辈的心中一清二楚。其中一个做法——在上船出海前需要用红糖水洗身，说是不能带着晦气和



洁的身子上船，不然船舱上供着的“船龙爷”会不高兴，海龙王也会不高兴。一不高兴那麻烦就大啰，想鱼不来鱼，想虾不来虾，满怀信心而去，空空然而归！大多数的人只是冲泡一些淡淡的红糖水，擦几下后使用淡水“咯吱咯吱”洗个痛快。讲究的渔家会让妻子冲上一大盆浓浓的红糖水，洗得一丝不苟，指缝都要洗到，别说那裆间的宝贝了。细想想，这种洗也是有它的内在道理——那时出海少则十天半月，多则一两个月不回家，所抓的鱼在海上就卖给冰冻大船。在海上这些日子里，海风海浪沐浴得你全身上下、里里外外都是咸渍渍的。太阳好的日子，脸上、身上能结出盐花，汗毛上也是白兮兮的，像是微型的雾凇。船上又没有淡水可供你把胴体大洗一通，只能胡乱地擦几下完事。所以出海前爽爽快快地洗刷身子也就有它的客观需要。

当载着满船的收获渐渐接近港口时，渔人上岸的心情也越来越急切。收获多的时候船的主人会让船员大放鞭炮，收获差的时候便一声不响地溜进港湾，悄然靠岸，那长长的缆终于挂着了码头上的缆柱。说到这缆，渔家女常被喻作是那长长的船



走进渔村，迎面而来的是一股豪气，再看下去就有几多的意外和神秘

缆，渔家汉子像似那冲天的篷帆，这是一种文明的说法。当然，也有其他更绘声绘色的说法。老公从海上回来时，急着回家抱一抱妻子的欲望不好挑明了说，用这种迂回曲折的话来表达，无论是黄也好白也罢，多多少少还是表现出了人的自然属性的一个侧面。那船还未靠岸便降下那道棕红色的风帆，真想丢下一切往家跑，去温一下自己的妻，这是上岸时最强烈的一个念头。

然而，为了生存，只能克制着这个念头，他们得把收获的鱼虾们先处理了。船员们早早把一筐筐的鱼虾从舱里搬到了甲板上。船一靠上码头，早有汉子迫不及待地架起了跳板，也用不着老大来吩咐，那一筐筐鱼被有条不紊地排列到岸上。一帮鱼贩子当即蜂拥而上。



抛缆时刻

船主只能忍着回家抱一抱的渴望，开始了与鱼贩子讨价还价的拉锯战。这种讨价还价不像北方集市上买卖牲口那样神秘，双方把手伸到对方的袖筒里，摆弄着手指，悄悄地比过来划过去，而是大着嗓门喊得山响，棕红的脸涨得通亮，喉咙贼胖：“二元一斤啦，百斤起卖！”

买的也不示弱，同样大声地喊：“一元五卖不卖？啊！卖不卖？”

“不卖不卖。不过，你



要是统吃的话，一元八角。要就要，不要拉倒了。”当两人在正式谈价时，假若有人插入中间提价购鱼，那很可能会发生一场只要“面子”不要“里子”的大搏斗。鱼贩子会因同行的提价而杀气顿生，激烈的时候会从口角发生到拳脚相向，在渔港马路上演一场没有章法的武打戏。谈价的双方一脸的“狼相”，一脸的不屑一顾，初来乍到的一定以为他们是在与人吵架。哪知道他心里那个急啊，巴不得立时脱手。家里有妻等着啊，说穿了他可想温一下久别的妻呢！

当回到家里，妻子早早把热水准备停当，一通蛟龙下海式的冲洗便完事。看看西边的日头还没挨到山冈，天色尚早，还是没法上床，便忍着焦急的心绪，荡到理发店去打发光光，只觉得这天怎么就是黑得这样地慢。好不容易等到天黑，便迫不及待地吹灯拔蜡。这个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句话来——渔村男人出海捕鱼时在家老婆夜里空煞，男人出海回来的夜里老婆被压煞，掀起夫妻间一个小小的开心。

要是老婆没有在结婚的第一个月里为男人怀上孩子，男人仍然要与船队一同出海，但是上岸后男人会加倍地努



码头交易

力。村上同时出海的有几十条船，同时里回来的男人们全积压着一股子的劲，那晚各自一准都在那里吹灯拔蜡。

正由于这一齐里从海上回来，一齐里吹灯拔蜡，也就一齐里有了孩子，出现了同年同月生的常事，碰巧时也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喜事。有个老大，他的七个孩子中，就有三个和村上的孩子生在同一年同一月里。听说在婚后第一年里，他老婆的天然功能未充分开发，没有出生孩子。人家问他有没有孩子时，他只能说“没有”，那“没有”两字充满遗憾。当他夫人肚子日见挺突，相熟的人再向他问有无孩子时，就会显得底气十足——“有了！”也没经多少的深思，他便将第一个儿子命名为“有了”。后来又生了个儿子称“笃定”，接着是女儿叫“花色”。第四个居然又是儿子，于是起名为“神仙”。有儿子可以接替他去拉大篷，闯大海，那得意的心态在儿女的名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觉得自己有儿有女，做人是笃笃定定，像神仙一般爽了。

有了同年同月生的后人，渔村里也就有了同年同月甚至同一日出生的夫妻。这人生难得的“三同”，使夫妻间的生活多



神仙般的日子，笃定的滋润

了一个共同话题，庆贺生日时会有双层的甜蜜和柔情，那是外人所难以感受到的另一种人生乐趣。



/ 车 网 人 /

“潮水涨了！”

车网人好像是独自里念叨，其实是告诉妻子或年长的父母，他要下小海作业了。家人也没回答，但汉子从家人那眼神中早就明白了一切。汉子操起早已经准备妥当的网具、渔桶，抓过一顶带了好几年的草帽，随手扣在头上，光着脚板，踏着一路的鸡屎牛屎，走出村去，不紧不慢地赶向衣食之地——海滩。车网人对一天里何时潮涨、潮退、平潮不用扳指头，更不需要看皇历，全记得清清楚楚，只要看一眼自己的影子就知道了。

车网人边走边用稻草编织着草裙。车网人所编的草裙与夏威夷草裙舞中所用的草裙在本质上相去不远，都是用植物的茎编织而成。在夏威夷的传说中，舞神拉卡是跳草裙舞的第一人，她跳的目的是为了欢迎她的姐姐——火神佩莱。佩莱非常喜欢这个舞蹈，一高兴间就用火焰点亮了整个天空，给我们带来了永远的光明。自此，草裙舞也就成为向神表达敬意的宗教舞蹈。纳撒尼尔·埃默森把草裙舞称为“打开心灵之门”。草裙舞的原始状态，是在腰部扎围着一褂草编的裙，赤裸着胴体跳得不亦乐乎。几经兴衰后，草裙舞演变成我们从媒体上所能看到的那种赏心悦目的样式。而我们的草裙为劳动而作，没有演变成舞更没有诞生出舞神来，就是一

般的劳作场面也难以见到。

车网人来到海滩，他往四下里诡秘地一瞧，看看有无异性。不过也有“胆大妄为”的，不管四下里有女人还是男人，毫无顾忌地进行以下的操作——大大咧咧地在腰间缚上粗糙密缀的稻草裙，遮住了大半个屁股，接着褪下短裤，往荫处一塞（也有将裤衩盘放在自己的草帽上顶着），好像戏曲中的什么将军一般，不慌不忙地走下滩头，趟进浪头。

车网人紧握着用来支撑网的两根小竹竿，张开双臂，一张畚箕状的车网，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插入哗哗上涨着的浪间；他的身后必定拖着一只木桶，木桶上蒙着网，用来存放收获的鱼虾。实践的经验告诉他们，要是用腰间的鱼篓那是不安全的。因为车网多数是在没胸的海水中操作，腰间的鱼篓淹在水中，往浸在水中的鱼篓里放鱼虾，鱼虾逃亡的概率就会大大地增加，而拖着的木桶可以“水涨桶高”。车网人拖着木桶下海，又车网人与他的那只拖桶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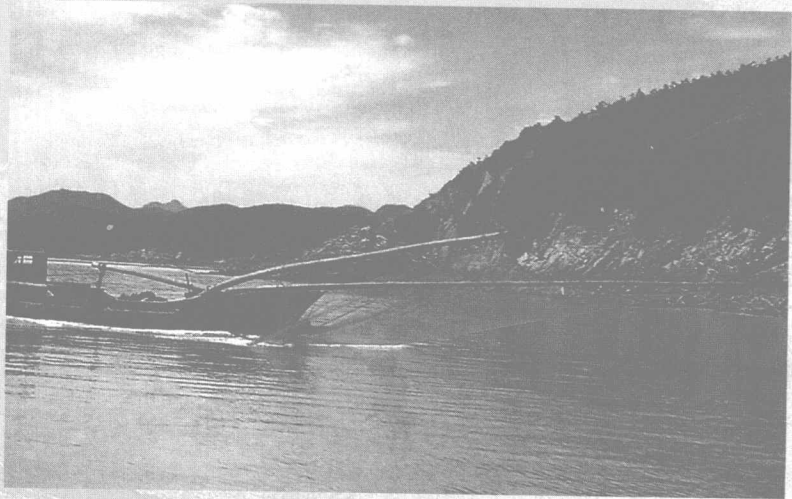
有了一句极富渔区特色的话——你这人怎么像拖桶一样，以此来形容跟在父母身后不肯离去的孩子。推而广之，也就变成了对那些紧跟着某一个人不肯离去的一个比喻。

车网人凭着多年的经验，在没腰没胸的浪里车过来，车过去，隔三差五娴熟地将车网抬出浪头，去收获网中的鱼虾。对于车网的老手来说，无论网中有鱼还是无鱼，不会犯急不会生躁，空也一趟一趟地车，有也一趟一趟地车。他们不懂得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，但生活让他们知道了这个理——鱼不会因他的急而游进网中。较长时间里没有收获时车网人也会觉得寂寞，说不准还会喊上几句随口而出的“乱弹”。不管好坏，反正没有听众，更不会有什么评委，只有自己听到，只有大海听到。喊完后心情爽了，精神也好了，车起来也特有劲，这可以说是高境界的自娱自乐。年轻的则有急的，在那种场面里，他们会独自里不知不觉地说出一些相当于上海人的“赤那”、绍兴阿Q的“妈妈的”、蒋介石的“娘西匹”一类土语来，无非是以此一解劳而无获所带来的几丝恼然，平衡一下心态，嘴里这么骂着，心里不会立马想到那个地方。当然也有哼“乱弹”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不会有人去哼越剧“我家有个小九妹”，更不会去哼“哭灵”。哼那曲子的结果，很可能让人立不住身子，捏不住竿子，因为调门太糯、太软乎，真哼到动情处说不准会瘫倒海水里起不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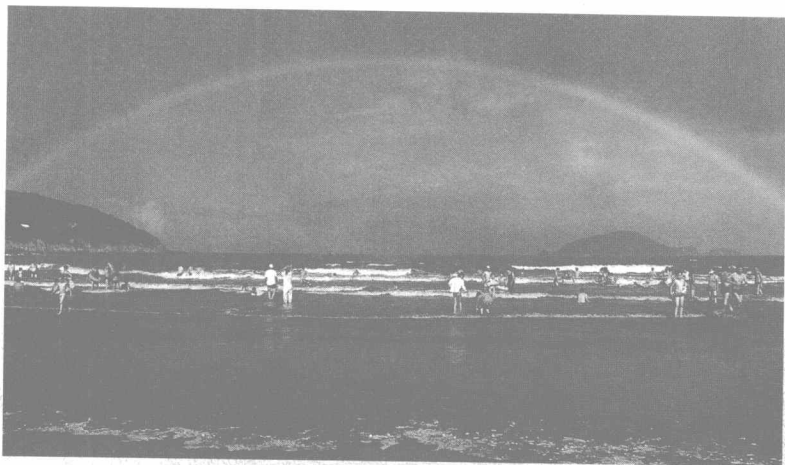
儿时跟在父亲后面的小车网人屁颠屁颠来到海边。次数多了，他们从新奇好玩走入习惯自然——把裤衩一褪，随手一抛，手舞足蹈地冲进浪头。上得岸来时他们开始满世界地找自己的裤衩，说不准被风吹得无影无踪，那么只能围着草裙回家转，忍受母亲大人的一顿打骂。当从少年步入成长期时，平整之地长出几根毛毛，下海时会显出几分扭捏、惶恐和羞涩。做父亲

的把笑放在心里，知道自己的儿子就要长大成人了，于是板着铁青的脸：“你那东西还有谁没见到过？脱了！”儿子左瞧右瞧找了个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，背着父亲战战兢兢地褪下裤衩，箭一般地射到海水中。久而久之，特别是结婚之后他也成了父亲，假若还去海里做这一行，也就变得大大咧咧了。想起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往事，便会哑然失笑。到这个年岁上他们也知道一天里什么时候涨潮，什么时候退潮；知道只有在涨潮和退潮的时候，那鱼、那虾会随着潮来觅食，正是车网的好时机。于是再也没有了好奇好玩的心理，脑子里印进了长辈的理念——这是他们的生活。他需要有所收获，更需要平安而归，因为有家人在等着他。

车网人也并非天生地喜好褪了裤子下海。正像当年北方人光着肉体上炕、裸着身子下高粱地劳作，也不会是他们喜欢赤身裸体，只是布缝制的裤子耐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海水浸泡。那年月里为了遮体，主妇白天里劳作，傍晚里还要坐在昏暗的灯



港湾渔船上的“车网”



昔日车网人的天地，今天游人的浴场

光下，一根根地纺纱，一梭梭地织布。就是到了后来的一些年份里，一年中只有一丈多的布票，既要顾冬又要顾夏，能将就便将就吧。这三村六岙的车网人都这样，有谁还会站出来取笑？要是真有站出来取笑的，他恐怕才真有毛病了！再说老式的裤衩本身没有系带，只是一年365天里腰间天天系着一根自织的带子，由于用的时间长了也分不清带子是什么颜色。要是捏着活似大口布袋的裤腰利索地一整，把宽大的裤腰往腰带里一掖就完事，在汹涌上涨的海浪里，还没走完一趟便会早早褪落。即便不褪落也会变成鼓鼓囊囊的救生气囊，人在浪里也难行走了，极大影响了劳动效率，不穿也罢。

潮涨平了，车网人拨弄着拖桶里的鱼虾露出一脸的笑。他们偃旗息鼓打道回府——肩上一头是沉甸的收获，一头是网具，两根小竹竿则是上好的扁担。天色黑落的话，也有放得开的人，会大着胆子系着草裙光着腚，一路里颠着收获回到家。妻子无言中接过担子。车网人在饭桌前坐下，端起妻子为他斟好的那杯满满的酒……

／七月十五放海灯／

泰国，在每年泰历十二月（公历11月）的月圆之时，都要举行“水灯节”，这是泰国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。在我国德庆县悦城镇也有一年一度的“龙母水灯节”，不过，那是在内河里举行的。在我国旅顺沿海一带还有个“海灯节”，时间是在中国元宵节前的农历正月十三。

家乡的“海灯节”是在农历七月十五，就是传说中的鬼节。鬼节时走进渔村，又别有一番情趣了——家家制作彩灯，那五彩缤纷、品种繁多的灯，令人意想不到！

传说，农历七月是地狱鬼门洞开的日子，这些日子里，鬼可以四处游荡，更可以回家“探亲访友”。我想，要是钟馗在这些日子撞见了小鬼们，也只好放过一马了，因为这是法定的鬼的节假日。不过，现在百姓心里早就明白，这一天的“天”与昨天和后天的“天”没有什么差别，图的只是一种内心的安慰，一种闹猛的气氛。这里一些渔村的百姓，当日历一翻到七月初，便各显神通，开始扎制各式彩灯，抓住良机来体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手艺。

约莫七月十五是鬼们活动的高潮，家乡又称之为“七月半”，在渔村多称“水灯节”。各家郑重其事地购来好菜添上美酒，还有做月饼筒、麦糕的习